

39.11

9

奇台县文史资料

گۇچۇك ناھىيىلىك ئەدەبىي تارىخىي ماتېرىياللىرى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奇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جۇڭگو خەلق سەمىياسى مەسەلىھەت كېڭەش گۇچۇك ناھىيىلىك كومىتېتىنىڭ تارىخىي

ماتېرىياللارنى تەتقىق قىلىش ھەيئىتىدىن

1985年4月1日

目 录

一九四五年国民党部队败退乌苏的片断回忆

佟 沛 (1 — 8 页)

一九四七年回族团成立前后

白宗昌 (9 — 11 页)

与苏商务

——奇台商业史话之三

周海山 (12 — 16 页)

奇台水磨业的兴衰

刘燕斌 (17 — 21 页)

古城白酒今昔

马序文 (22 — 28 页)

奇台女子教育沿革

王德祥 (29 — 35 页)
殷宗林

奇台“社火”

周海山 (36 — 40 页)

奇台勇目——张和与张明

戴良佐 (41 — 45 页)

奇台县历史大事编年

周海山 (46 — 49 页)

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队从乌苏地区溃败的回忆

佟 沛

一九四五年五月间，我由新疆保安司令部交通处以少尉报务员身份派往保安司令部暂编第三师第九团驻乌苏县四棵树一无线电台工作。台长王大义和报务员梁秀廷、张国华都是我的同期同学。我们携带五瓦特手摇发电收发报机一部。这部电台摇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品，是俄国用过的旧机器，机件陈旧，故障很多。

我们经过几天的准备（领取差旅费、公文证件、接洽车辆）后，确定搭乘保安司令部粮服处前往乌苏县四棵树送被服的专车。这是三部掉牙的汽车即苏式吉斯车，从迪化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经常抛锚，第四天才到达了目的地——四棵树。

我们在四棵树营地约住了两个月时间。团长韩某，名字记不清楚，是湖北人。此人地域观念很深，对我们四个新疆人极端蔑视，处处刁难挟制，生活根本不予关照。团长及团部所属军官都吃小灶，而责令我们与团部士兵吃大灶，不是一视同仁的对待电台官佐。电台通讯工作比较繁忙复杂，团部应该派一班士兵负责摇动摇电机和担任通信及勤杂工作。经过几番交涉，不但藉故不派士兵，还责令我们一定要保持正常的通讯联系。我们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的服从命令。我们四个人既要懂机，又要摇电机。真是苦不堪言。这种派系之见、等级之分，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何等根深蒂固！

我们在四棵柳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真是度日如年。台长王大义藉领取经费的机会，提前回到迪化，剩下我们三个人就更忙了。后来因机器坏了，经团长允许带机器回迪化修理，途经乌苏新二军军部鉴证时我与梁秀廷被截留在该军军部电台工作，只让张国华一人随同电台回迪化覆命。

就在本年八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在为这条喜讯高兴的时候，却又同时传来了一个使人紧张而又烦恼的消息：从侦察中得知：伊、塔、阿三区军方要进军车排子。国民党在这一带的驻军上下忙乱起来了。急忙调兵遣将，加围野战工事和城防守卫。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全城人心惶惶、民心不稳，市民、机关家属已经向东路疏散。事实上已有三区游击队活动在奎屯大桥，安集海一拦截，更加紧了乌苏县城的紧张空气。

突然接到军部机要室的命令，命令我随同贺醒山电台并有一个步兵班前往车排子骑兵第一团担任通讯联络工作。我只得与军部电台暂作分离。

同年八月中旬，我随同电台来到车排子，这地方离乌苏县城约100华里，是通往塔城、额敏的必经之路，是个小城镇，有车排子河横穿小镇中心，河两岸都有不少居民。木桥杂处小镇中心，沟通两岸行人车辆，此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团部驻在桥西，电台住在桥东民房。我们初来到时，小镇市场上商贩还照常营业，能买到一些生活用品以及新鲜牛羊肉等食品。但由于军队的紧张移动与布防，使居民已察觉到战争的降临已是不可避免，全镇已陷入极度恐慌之中。我方野战工事早已筑好，每

队进入阵地，做好还击准备，严阵以待。在我们来到车排子第七天，夜幕刚刚降临，三区军方开始了试探性的进攻，枪声大作，战争的序幕终于拉开了。从此以后，每天都是拂晓、黄昏、夜幕降临的时候，对方轮番进攻，次数比较频繁，枪炮声、喊杀声，一阵紧似一阵。战斗打响以后，有几个跟随电台负责警戒的士兵，一听到枪声，就吓得浑身打颤，缩作一团。这种情景，当时就被当地部队以开玩笑的方式挖苦、讽刺、嘲笑说：“中央军真糟蛋，听到枪声就打颤”。事后才知道这些士兵都是当时从关内抓来的壮丁补充上来的新兵，根本就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这样的军队实在是只能当炮灰，无从言及战斗力了。

车排子战斗，双方持续了七天七夜，每天都是拂晓、黄昏时的战斗比较紧张激烈。我方也有伤亡，时有伤员从第一线抬下来。该团团长盛世才，名字也记不清楚，是东北人。他的部队成员有一半是东北的卫队团，盛世才人，一半是新疆人。这个部队原是盛世才垮台以后改编为省军保安司令部骑兵第一师第一团，约有700余人。枪马、装备较好。这支部队在新疆经历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有作战经验和战斗力。另外还有一个步兵连参与战斗。

在车排子激烈的战斗中，这个团长每打退一次对方的进攻，都派到电台隐蔽部向乌苏军部发报报告战斗情况。最后一天（即第七天）的午夜至次日白天中午，战斗更为激烈，显然是三区军方发起总攻。在午后三点钟左右，突然该团长命令我部电台立即作好准备，随时准备撤退。他讲据侦察报告，发现三区军方利用快速部队迂迴堵截包围

我们，并截断了车排子河上游的水源，情况十分严重，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将会全军覆灭。

大约过了半小时左右，前沿部队溃败下来，马嘶人喊，陷入混乱状态。步兵争先恐后的攀扒汽车，骑兵急驰后撤。撤退的部队乱了建制，各自逃命。在通往乌苏的黄土大路上，近千名骑兵急剧奔驰，卷起一道道黄龙，人马都笼罩在土雾之中，伸手不见五指。对方追击部队的子弹呼啸着擦耳而过，时有中弹落马的，时有摔下马被群马践踏的惨叫声。溃军退到老而湖（距乌苏县城20公里左右），由于被该师高级参谋严某（原系该团前任团长）所带少数护兵枪杀了几个溃兵示威后，溃败的部队才被堵截住，使之各归建制得以从新布署，组织掩护有秩序的后撤。进入乌苏城已达深夜。我连夜又被军部机要室传唤，向军长谢义锋报告了车排子整个战斗情况。

第二天早饭后，军部又命令我部电台往四棵树暂三师第九团担任电讯联络工作。中午抵达后即架设天线，安装电台，安置食宿。我因在车排子退却时行李全部丢光，向该团副官借用了一套被褥，本想在四棵树安然的睡一觉，谁料在午夜时刻四面枪声骤起，电话线路也被切断。近天明才得知：原是三区那边少数游骑在骚扰，各营连盲目的打了一枪炮。

第二天十时许，天上机声隆隆，三架没有标旗的银灰色军用飞机由西向东飞来。约过了半小时许，乌苏来电称云：道才三架飞机已在乌苏县城及我方阵地进行机枪扫射，投掷炸弹，责令我部做好防空准备。

当天中午又来电报：紧急命令九团在明天傍晚增援乌苏龙王庙阵地。

该团即向所属营连下达开拔命令，命令在指定时间、地点，全团集结。

这个命令下达后引起了部队的混乱，演出一场祸害百姓的行为。这个部队本来是步兵编制，没有乘骑和运输车辆。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及军官的乘骑，便开始向老百姓农民进行名为征集骡马车辆运送军用物资，实为一场强行掠夺的祸行。直闹得民怨沸腾，哭声四起。当地群众遭受了一场浩劫，营连级军官都有了乘骑，甚至还有牵着毛驴的，这真是无异于强盗，穷凶尽相，丑态百出。

部队集结后，布置了行军序列，开始向乌苏方向行进。翌日中午走到一片开阔地，一遇道西有一黄土山岗距乌苏城已不远。此时团长及少数随员和我随意纵马急驰到山岗顶端，忽见山下卷起阵阵土雾。团长疑虑是敌方伏击在运动部队。急忙命令副官以最快连度调先头营上土岗抢占制高点，准备还击。部队经过一夜的徒步行军，已经疲惫不堪，碍于军令先头营只得以跑步速度来到山顶。八月天骄阳似火，士兵们个个汗流夹背，气喘吁吁。部队上了岗顶，刚做好还击部署之后，隐约中见山下尘土飞扬中显出来的是一群牛，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白白的受了一场虚惊。经过询问赶牛人得知，乌苏南门比较平静，我们就从南门进入乌苏县城。

乌苏县城不很大，城墙是土筑的，有三座城门，东门、西门、南门。西门外是全县商业中心，有工字形一条街，人烟稠密，是全县最繁华的地方，龙王庙就在西门外，一切防卫措施和野战工事都在这一地段布置。南门经常关闭，城墙附近有一所监所再及其它居民，比较荒凉偏僻，城外是一片戈壁，远处隐约可见片点树和村庄，城内无

甚商业，只有县政府，警察局等一般机关，也有少量居民。靠近东城门，有一座原来的旧兵营，是新二军军部机关，军直部队电台等也都住在这座兵营内，新二军辖有两个步兵师四十五师及四十六师，四十五师驻守在精河县，是扼守伊犁通往乌苏迪化的重要咽喉县城。在乌苏城内新二军的部队只有军直通信营，工兵营、特务营，这些部队战斗力都很薄弱，还有一些不归新二军建制的零星部队，为数也不多。我回到军部电台驻地以后眼前展现出一片凄凉慌乱的景象。电台也从营房搬到临时做为掩蔽部的一个水洞内。这水洞是东城墙脚下平时为了吸水方便开挖的吸水隧道，大约长10米左右，宽1·5米，比较安全坚固，但很狭小，不能容纳全部电台工作人员，只是值机军官及随军家属可在水洞内躲避，其它人员都在洞外，士兵仍住在营房内。我下意识的到厨房闲转。听到有人在凄惨的呻吟，并高声喊叫：“谁做个好事，给我补一枪救救我吧！”经过询问，原来是电台的军需上士，平时与城外某小商人之妻私通，趁全城戒严关闭城门的会将此女人及财物拐骗到城内，抛弃了那个小商人。不幸他在途中被炮弹炸伤，全身布满弹片，体无完肤，无法医治和包扎，士兵们对他的这种行为极为不满，因而无人理睬。

三区与方攻打乌苏的战斗，断断续续，紧张激烈，白天总有三架飞机轮番扫射轰炸。最后一天最为激烈。这天天刚黑，炮声和机枪声一阵紧似一阵，显然是对方发起了全面总攻。城内数处起火，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炸塌数段城墙。正是对方猛攻的突破口，城防工事全被摧毁，已是无险可守，城内军民开始骚动起来。据说外围主力部队已被三区军方分割包围，城内无机动兵力，迪化又无增援部队，败局即将临头。又

~ ~ ~

据说军长谢义锋已乘坦克车出城，指挥部门也已外迁，军心更加动摇，都已感觉败局无可挽回，如不自行撤退各奔生路，城破后就会被俘就擒，大家不约而同的向东门移动，此时此刻谁也顾不了谁。东门附近的街面挤满人群，都急于逃出城外，但守城卫兵坚持没有命令不开城。在一片吵嚷声中不知何人用手枪击毙了守城卫兵，把城门推开50公分宽的缝子，人们爬过一米高的堵城门的沙袋逃出城外。这一群漏网的鱼，乌合之众，无头之乌，乱哄哄在黑暗中摸索着边走边议论，选择东逃路线，就这样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各自向选定方向行进着。我与一伙人选定越独山子后山，避开奎屯大桥，涉水过奎屯河，这样还比较安全些，可能不会遭到拦截伏击，就如惊弓之鸟一样在黑夜里摸索着行进。

整整一夜的奔走，凌晨来到奎屯河上游源头，发现河床非常陡峭无法通向河谷。我来找去终于找到一条被雨水冲刷的沙石裂缝；仅有50公分左右宽。正值初秋山洪爆发，浊浪滚滚顺流而下。我们在岸边吃了些干粮，喝了几口带有泥沙的浊水。这河水虽然不深将及齐腰，但水流很急。一个大胆的士兵全付武装独自一人淌水过河，眼见被一个浪头打倒飘流而下，谁也不敢营救，任其被洪水吞没。

我们又等来了二十余人，找到一处河面宽阔水流比较缓慢的地方，大家挽手互相扶持着安全的渡过了河，继续向独山子行进。时令九月中午的太阳照在戈壁沙石上格外炽热肆虐，人们滴水来进，都感到口渴难忍，想坐下休息，又恐怕耽误了时间，又怕后而追兵赶上。正行走间见前而山岗上隐隐约约有个碉堡，并有人影走动，不知是敌是我，

由于干渴难忍，决心冒险继续向碛堡方向前进。走近碛堡一看并无一人，见有满罐清水和一些干粮干肉，正好我们饱餐了一顿，继续向独山子行进。午后来独山子中心，大部份溃散部队都在此聚集，我找到军长谢义锋，他问及电台是否能进行通讯联络。我向谢说明突围时电台并未出来。晚上就在独山子宿了一夜。

第二天数千人马向安集海方向撤退，乱哄哄闹嚷嚷的简直不象军旅，好象是一群逃难的老百姓在公路上缓慢的散行着。忽然一阵枪声，这伙犹如惊弓之鸟的败兵四散奔逃。经各主管军官压阵后，才惊魂稍定在准备还击时这一小股游骑早已远遁。两天之后到达马纳斯，找到了原属部队。事后才知道暂三师九团全团被三区军方围困在龙王庙全部被歼，无一突围幸存。

当时如果三区革命武装继续尾随推进，那真是以精锐之师击国民党疲惫之旅，可势如破竹之势一举长驱直入迪化所向披靡，但三区军方到玛纳斯河西岸就停止了追击。此时新疆国民党当局急匆匆地把驻守在奇台的四十六师部队调到马纳斯布防，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直到张治中将军主持新疆工作，双方达成和议后，三区革命武装行动暂告停止。

一九四七年回族团成立前后

白宗昌

一九四七年九月间，正当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的怒火，熊熊在各地燃烧，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的时刻，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地位，由于受伊塔阿三区革命斗争，在西路的威胁和省首府迪化以及全疆各族人民的民心向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每天在迪化南关财神楼于马市一省地方经常发生殴打宪兵，击伤警察的流血事件，为其垂死挣扎，在师管区策划下成立新疆骑兵团，其中包括回汗蒙哈四个民族。重点在鄯善、吐鲁番、托克逊、达板城、迪化、昌吉、米泉、阜康、吉木萨尔、奇台、等十个县内成立，火急征兵，就地抽拨壮丁在上述地区，实行联防保卫，全图布署下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地方反动武装势力。它是由驻迪化老满城骑五军军长马呈祥和回族文化促进总会会长马国义等研究布署的。

这个回民团的番号命为：“独立骑兵第十一团”。分别在各地组建，指派回族文化促进会秘书马郁文，来奇台进行回族连的组建工作。我便是由回民中选拔任命的中尉排长。团部设在迪化老满城内，直接受骑五军军部领导节制。西把阜康、吉木萨尔、奇台三县合并编为独立骑兵第十一团第三连，直接受驻奇台县骑七师韩有文师长统省，连址设在奇台北斗官巷内的烧房院内。（现在食品厂院）。这个奇台第三连除去军马，士兵由地方自筹外，其余枪支弹药，马掌鞍具，军服毡条被鞋，军饷都完全由师管区拨发。

~9~

第三连共分四个排，我为第一排中尉排长，吉木萨尔马有福为少尉三排排长，其别的正副连长，指导员、事务长和二、四排排长，均有韩师长直接任命指派。当时按全连的编制名额尚差三十余名。遇有上级核点检查时，师部可抽派临时老兵，冒名顶替应点了事。

青台第三连组建后，除去出操训练和喂养马匹，再无别事可干。约莫过去了五个多月时间，便奉韩师长命令调去驻防旱沟、北道桥一带，任务是：“严防外蒙进犯并对地方土匪加以防范，在旱沟、北道桥除平时加紧军事训练，在冬季还以排为单位轮流去北山煤窑挖煤，供应师部取暖之用。到一九四八年七月间接上级命令全连调回县城，驻水磨河大营房内，集训一个多月，韩师长传谕，士兵放假归休，自理生活，排级以上的官佐集中迪化团部受训。于是我去迪化老满城受训三个月。有一天：回族独立骑兵十一团团长纪福寿，集合大家讲话，动员我们去兰州接兵，凡去者晋升一级。不愿去者，静候命令发落。我们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都莫名其妙，陷入茫然之中，现在去关内接的什么兵，大家谈长论短，究系何故，实令人难解。但我们都是土生土长，家乡难舍，只好，都要求留下待命发落。那知却成降运儿，如果级名去内地，名为接新兵，实则是去为兰州的马家军，充当炮灰，因为解放大军势如破竹，马家军求援新暖的地方武装去应差，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解放大军，节节胜利，迅速西进，到四九年五月间，驻迪化老满城的骑五军，已则军心慌乱，情况紧张。整天大道奇和十轮卡吉米西军用汽车，不停地出入奔驰着，军部接二连三的开会。原来马呈祥已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接受了新暖和平起义的忠言劝告，带足黄金、银元。

糖茶衣物等，携带眷属由喀什出境，逃离新疆。这个独立，兵第十一团地方反动武装，也由此而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这样给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良好基础。解放大军九二六顺利进疆，同时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新疆的彻底破灭，新疆各族人民，才由此彻底走上了翻身解放的幸福道路。

与 苏 商 务

——奇台商业史话之三

周 海 山

奇台与苏商务，开始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结束于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间几经起落。

清同治年初，新疆各地回民由于不满清政府的统治压迫，纷纷发动起义。后来由于国民起义军被其上层反动分子利用，遂即酿成战祸，以致天山南北各城相继失守，焚于兵燹，幸存者仅镇西（今巴里坤）一地。当时俄国政府怀着狼子野心，借口保护其边境安全，出兵占据了伊犁。等战乱平息，中国政府索要伊犁时，便产生了《改订伊犁条约》，奇台由此介入与苏商务。

中苏《改订伊犁条约》中关于通商四要点之一规定：“俄国照旧均在伊犁、塔城、喀什设立领事馆外，亦准在吐鲁番设立领事馆，盖房、游牧、置坟地等，概照前例办理。其余如哈密、乌苏、木齐、奇台、俟将来商务兴旺，始由西国陆续商议添设”。此条约还规定：“准俄商在伊犁、塔城、喀什、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西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废止免税之例。”至于贸易路线，上述条约所附《中俄续致路线通商章程》有四条规定，奇台则属“塔城之苇拉子，伊犁之尼兹”路线内。

如是，俄商在新疆，由于不须纳税，故奔走往来，似水赴壑。包括

奇台在内的天山南北各城。无不有俄商人的踪迹！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的调查，至其时，在奇台开设“洋行”或在奇台南山放养牲畜的俄侨，放有三十户，一百三十九人之多，并设有乡约一人。到1916年时，“在古城地方，华俄行庄铺户大小不下千余家”。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后然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中苏间以前所订各约悉归无效，新俄通商关系也随即停止；但是，由于其他各种原因，奇台与苏仍有贸易往来。当然，这种商务活动进行得是非常小心而微妙的。如1915年（民国四年）时，俄商在乌鲁木齐贸易两中所设立之较大规模的德盛行所属奇台分店，由本国运来一批货物，计有：格子货25捆，泥金18箱，蜡烛2捆，卷烟3捆，锡条1捆，零杂货3箱，铁皮76卷，机器1个，沙码尔1个。奇台税局因其货票不符发生交涉；奇台商会即派评事，会到俄乡约前往检查，确实，“运到之货与护照内开列物名实不相符”。奇台商会即令得各货卸装，存放洋行。时双方讲定：“派人去乌鲁木齐补办护照，十日内如送不到，照章纳税”。当商会将此前后情况呈报县知事公署时，却得到了如下回答：“伏思外交事务，不得不通融办理，值此时势，又宜如慎……”。

1917年，由于苏联忙于国内战争，中苏双方互相采取封锁政策，使新俄贸易受到了莫大打击。据奇台县档案馆所存当时新疆总商会致新疆省实业厅的一份公函记载：“在昔，中俄贸易下面金融活泼，货价平允，各商号呈无十分利益，而（缺一字）诸客实多半有盈无亏。迨至民国八、九等年，俄帖失致，商业减色；兼以俄旧党犹犯边界，增兵添饷，我新币亦因之落价。（缺一字）新各商，暗受其害者十至

（之）八九”。但是，两国商人中也有不甘赔本极力钻营而暗通贸易者，如奇台而号大生泉商人刘三和。1921年3月，刘三和弄到了一批枪支、军装，将它私自卖给了俄国商人。经卖知，杨增新训令：“罚银四千两，作为甘肃地震捐款”。

1925年以后，中苏贸易恢复，奇台与苏商务渐有起色；特别是1929年苏联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大量的货物向新疆输入，大量的原料需新疆输出时，奇台与苏商务更形活跃。据1929年的统计在古城各商号中，实存俄帖达4287.156元，其中有“老俄帖2146/60，大绿物27.2000，双鹰帖1021290，斧头镰刀输56.2800，全方贫工之联合帖114731，西比利亚帖780，新俄帖16.2375”；又将1929年的统计，在奇台仍“有俄国旧属之老³盖共十七家，计男大小四十二名，女大小三十七名，或在古城小铺营业，或在乡间耕种及牧养牲畜”。但是这种情况对奇台商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尽管本县人民生活用品需要向苏联伸手（如火柴一项，每年需要“由俄国输入约1000箱”），可是这需要以原料来换取，这就使奇台商人担心自己的利益大受损害。当时，奇台商会有一份呈给县政府的材料写道：“查苏联输入古城货物，如洋布及各种色布，约值票银40余万西，其洋糖、洋烛、洋火、牛油、各铁器、各磁器，约值票银20余万西，统计苏联输入货物，约值票银60余万两；而古城输往苏联之货，如山老羊皮3万张约值银6万两，羊毛60余万斤，约值银25至26万两，统计物往约值票银31至32万两之谱，以输往入之数比较，物往入之牧相差

过半；且以当时势而论，苏联货物之输入日见其多，而内地华货之输入日见其少。何以言之？盖苏联与我新疆毗连，回（维）商由苏联运来货物，脚价既省，关税又少，本轻利重，销路自然畅达；而津晋各帮由内地运来货物，关税既多，脚价又重，销路势必缩减”。于是商民一致呼吁：此事“若不由公家设法抵制，则新疆之银两外流于苏联，年增一年，必受绝大之损失”。实际上，在这以前，公家也曾拿出过一点胆量对苏联货物进行过抵制，如1927年元月时，古城商号祥玉楼从塔城转运了一批俄茶抵奇，古城其他几家商号（有东盛昌、天元盛、和盛公和永胜合）得悉此情后，立即联名向奇台县政府禀奏说：“近闻塔城新到俄茶三千余箱，此茶本系中国之茶，由俄倒灌入境，暗夺华商之权，以致各华商运来之茶销售大受影响”。请求县长作主处理。县长黎海如明令：“以三分之二发还，三分之一充公杜绝俄茶入境”。看来这种抵制也只能如此而已。

1931年时，新疆金树仁政权似乎从中苏贸易往来中意识到了本省大工业非常幼稚，家庭工业亦不甚发达的窘境，决心要依靠苏联大干一番，便与苏联政府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协定》第六条规定：“对所有关于发展新疆应用各种机器，如工业、电气、农业交通等项全部构造之各机，将来依照商业合同性质”，苏联完全供给之，并以同样性质之合同，担任新疆“建设上应用之相当技师”。但是，这件事金树仁未完成，而是由倒了他台，伪装进步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接了过去，这位“倒金亲苏”的人物一登场，便很快向苏联做出